

编者按:今年是“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由福建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报纸副刊工作委员会主办,晋江经济报社、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新塘街道办事处承办的福建省报纸副刊工委工作年会暨“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采访活动,于7月22日至24日在晋江举行。来自全省主流媒体的副刊编辑、记者齐聚晋江,参观晋江经验馆,走进磁灶窑(金交椅山窑址)、草庵、安平桥等三处世遗点,走访利郎集团、格林传统村落等。经过深入采访,他们对晋江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晋江经验”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如今,各报副刊陆续刊发了一批反映晋江在产业提升、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推进“产城人”融合发展,传承弘扬“晋江经验”等方面的新举措新成就的作品。本报今起开辟专栏,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风起东南

许谋清 石晶

人类文明史像江河一样摇曳多姿地往前走,靠的是各种力量的流动、交错、碰撞和突变。

一千多年前,海岸线蠢蠢欲动,一种新媒体即将诞生。全世界的海岸线30多万公里,中国的海岸线1.8万公里,泉州晋江没有大江大河,没有南北通衢,凭什么脱颖而出?

“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处辟。”我们不能囿于古人的思维,穷是原因,但不是决定因素。纵观万里海岸线,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原战乱,衣冠南渡,晋人向东南大迁徙。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却被大海截断了去路。一条江逶迤而来,他们跪在地上,捧水解渴,这是生命之水,大旗铺在地上,一个大大的晋字,他们把国号给了这条无名的江河,在此落地生根。这片土地撒满大大小小的秃斑,有的方圆几里地,上苍赐予这土地让我们干什么,成为一个千古之谜。他们一时无法解开这个谜,转身看到大海。这是一次历史性转身,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带来中原的雄心、霸气和胆魄,和正在萌生的海洋意识交错碰撞,这里成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形成“东方第一大港”。

古老的东方封建大国,边陲却出现了繁华通贸都市,令人侧目。你看,古诗文里“市井十州人”“涨潮声里万国商”“船到城添外国人”。泉州分北港南港,北港后渚港、南港安平港。北港有洛阳桥,南港有安平桥,都横跨大海,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港有九日山祈风石刻,南港有世界上唯一完好的摩尼教石刻,都和世界呼应,也都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北港带着官方色彩,南港却更具民间特色。古诗文曰:“泉南有海大无边,每岁造舟通异域。”我们还发现大海商都集中在南港安平港,尤其是北港衰落后,南港安平商人又奇峰突起。

17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中国明清海禁,前后两百年空寂,中兴夹在中间。为什么选择的还是这个地方,还是泉州晋江?

泉州晋江在海峡西岸,台湾在海峡东岸,遥遥相望。

17世纪,殖民者的目光突然聚焦中国的台湾岛。日本、荷兰、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蜂拥而至。荷兰人在这舞台上粉墨登场,日本人也跃跃欲试,西班牙直接出手抢占台北。中国海上蛟龙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颜思齐带一众兄弟到台湾安营扎寨,是海上水泊梁山。颜思奇死后,郑芝龙成为这支海盜贸易集团的首领并接受招安,建郑府于晋江安平(安海),构建空前海商帝国,并把他的儿子从日本接回来。郑芝龙成为开发台湾第一人,郑成功成为世界上唯一把殖民者逐出的民族英雄,他们在台湾海峡创造了中国海上英雄时代并复兴了海上丝绸之路之路。

19世纪,海港中心转移到广州,明的是鸦片战争,暗的是茶叶战争。美国人萨拉斯罗说,中国茶改变了世界史。这场战争明的主帅是林则徐,暗的主帅是伍秉鉴。两位都是福建人,林则徐是福州人,伍秉鉴祖籍是晋江安海。郑氏集团在安平就和荷兰人做茶叶生意,伍秉鉴的先辈是安海茶农,伍秉鉴成为茶王,世界首富也是一脉相承。

改革开放,注定要先刮东南风。

为什么要先刮东南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就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改革开放立论的理论基础。

明清海禁,促成泉州港衰落,晋江人并没有掉头离开大海,而是过台湾下南洋,有本土两倍的同乡同语言同胞在东南亚各国和港澳澳。亚洲四小龙里,有百万晋江人和我们隔海呼唤。

晋江起步是“三闲起步”“三来一补”,后边藏着一个“侨”字。“三来”从哪里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晋江区别于内地的是它能迅速拿到海外的信息、海外的流水线 and 海外的资金。

面积不到国土的万分之一,人口不到全国的千分之一,却一下子冒出几万家企业。仅东北一角,就出现3000多家鞋厂。东南一角也是几千家服装厂,和它并驾齐驱。西部陶瓷,每月1万个车皮装原料,1万个车皮出瓷砖。西南,一家卫生巾厂,就拿下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晋江人是干出来的,他们的眼圈整整黑了10年。几十年里,晋江一直是福建名列前茅的全国百强县市。

晋江乡镇企业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国产洋货”,而不是土特产,鞋是运动鞋,服装是西服、西裤、夹克,日用品是卫生巾、纸巾、食品是蛋糕、面包、薯片,高科技是芯片。为了超越世界,我们得先向世界学习。晋江人不是食洋不化,而是品牌立市,在东南沿海独树一帜。晋江是走过弯路,也有试错过程。拔掉西部几万根烟囱,成为最早的洗天人。开发一百多平方公里工业园区,把红土地铺展到极目处。把成片乡村拆除,让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晋江现在拥有纺织和鞋服两个千亿集群,其中晋江开始做鞋时,世界每年生产100亿双鞋,小一半人穿不上鞋子。现在,世界每年生产300多亿双鞋。晋江参与完成一项伟大事业,给世界光脚时代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晋江市已经走过30年路程,有了更加明确更加扎实的目标方向,以“产城人”为新的战略,“产是第一支撑,城是第一平台,人是第一要素”的人是主角,人是大写的人,人是创造“晋江经验”的人。

晋江人一直想要有一支自己的歌,结果发现《社会主义好》的作曲李焕之、《我的中国心》的演唱者张明敏、《爱的奉献》的词作者黄奇石都是晋江籍,《爱拼才会赢》的词曲作者陈百潭祖籍也是晋江。晋江人是创业者,也是时代歌手。(本文刊发于7月31日《福建日报》“武夷山下”副刊)



鹤舞八仙阁 飞扬 摄

相看两不厌,只有八仙山

蔡冬菊

漫漫炎夏,除了躲在屋里,似乎再也没有更合适的去处了。

今年,经历了三年高中的儿子终于毕业了。在今夏,于我们母子来说,能够躲避高温的佳境,莫过于离家很近的八仙山公园了。

放假一个多月,我们来往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我们通常选择在下午四点半过才出门。此时的阳光虽然还很耀眼,但却没有中午时分的炽热。当然,行走在滚烫的路上,迎面吹来的热浪还是挺吓人的。每次看到我撑着一把小伞在路上晃来晃去,儿子总会表示不耐烦:“都没什么太阳了,还撑什么伞?”

“不是呀,这么大的太阳,晒在脸上很容易黑的。”我满脸委屈地解释。

“晒点太阳有什么不好的?教你矫情!”儿子并不满意我的回答。

一路上,我就跟在儿子身后,让他

在前面带路。

说实在的,搬到新家五年了,我对

小区周围的环境还是很陌生。每次出

门都是坐车,很少走这么远的路。

抒怀



从小区走到八仙山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我们要等两次红绿灯、过两段斑马线才能够通往八仙山。每次看到来来往往的车辆,我总是发慌。绿灯亮后,就赶紧似的大步往前走,生怕被卡在半路。一回生两回熟,从第一次的忐忑不安,到现在的从容不迫,我终于记住了这条必经之路。

相看两不厌,只有八仙山。白天的八仙山公园,到处绿荫浓浓,阳光灼灼,游人如织。当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公园门口时,便被人声鼎沸的八仙山所吸引。

进园后,儿子站在公园的路线图前看了一会儿。他问我要走哪一条?我想了想,全园走一圈可能走不动。于是,我选择了走半圈。

跟在儿子身后,我们一前一后地感受着“天然氧吧”所带来的新鲜空气。沿途所见,均是前来锻炼身

体的行人,男女老少都有。形形色色的人自我们面前走过:有的是小步慢跑,有的是快步奔跑,还有的是不疾不慢地边走边聊天。“全民健身身”,我的脑海中突然迸出这个词。是的,在晋江,在晋江的每个街镇、村庄,你经常可以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风景。

无论是散步的,还是跳舞的,大家都把这里当成健身的最佳场所。白天的八仙山是雄壮的“运动进行曲”,起伏在林荫小道上的每个小黑点,都是最动人的音符。他们用汗水在书写“我运动我快乐”的真谛。

夜晚的八仙山,则成为另一片沸腾的海洋。热情奔放的舞曲,诱惑着舞者们的运动神经。每次看到广场上沉浸在音乐里的身影,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停下脚,为她们拍上几张照片。八仙山的夜,因为这些喜爱广场舞的人变得更加热闹。而那些专心学滑轮的小孩子,更像是挥动翅膀的小天使,轻快而优雅的动作吸引了一批批的观众。

也许是因为,每次到八仙山都能遇到别致的风景,我们才会深深地爱上这座公园,爱上这座全民运动的城。



花语

感激那钵夏兰

何龙飞

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钵夏兰。

那钵夏兰是我七年前在镇上工作时买的,后随我调进城里工作而安放于此。

最初的春天,夏兰苗长得郁郁葱葱,中间叶子立着,两边叶子弯曲,造型独特,我颇为喜欢。因为夏兰是在夏天开花,所以我便憧憬夏兰花开放的盛景,不由自主地适时浇水,用抹布擦拭叶子上的灰尘,竭尽所能地呵护。

俗话说:你有情,我有意。那钵夏兰似乎通人性,借助窗外吹进来的微风,摇曳叶子,似乎在对我表达谢意。

“好吧!”我猛然间读懂了那钵夏兰的“心意”,决心与它交“朋友”,与它为“伴”。这样的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我庆幸自己拥有了那钵夏兰,心里时常荡起幸福的涟漪。

最精彩的莫过于夏天。那钵夏兰昨天看还是绿意盎然而已,第二天去看就大不一样了,叶子依然翠绿而茂盛,可花钵内的泥土里冒出了花枝,星星点点的,煞是可爱。

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同事、家人,还照了图片,发到了朋友圈里。可想而知,我收到了不少祝福和点赞,心里那个爽啊甭提了。

“绝不能怠慢夏兰的花事,让它开得轰轰烈烈,开出无尽的美丽和芬芳!”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义无反顾地投入呵护行动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那钵夏兰盛开了,共有三株花枝、十二个花苞,夹在夏兰叶子间,分外惹眼。

我欣喜不已,使劲地欣赏夏兰花的色泽,花舌紫红,花瓣绿、白、紫,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就像嫩得出水、美得惊艳的精灵。

再闻夏兰花的芳香。嗯,用不着把鼻子凑拢,就能闻到浓浓的香味,让嗅觉尽情地潇洒起来。倘若,执意要近闻,夏兰花的香味可谓浓烈,完全醉倒我的身心,乃至灵魂。

那些天,我每每推开办公室的门,就能闻到夏兰花香,情不自禁地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不愿出门,只为在兰香里沉醉。

同事、朋友来找我办事、闲聊,闻了我办公室里的兰香后,也不愿走了。不过,想到“客随主便”的理,只好有趣地离去。

还好,我是一个善于拍照、爱发朋友圈的人,当那些夏兰花的靓照发出去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微友们”大有跋山涉水要来亲眼目睹、享用之势。

想起那钵夏兰与我有缘,我便不想让更多的人来叨扰它,就婉拒了那些微友,进而一心一意对夏兰花“好”。

是的,水要恰到好处地浇,花钵、叶子上的尘埃要清除,枯叶要剪掉,祝福和祈祷要虔诚,权当是我对那钵夏兰的感激。

半月后,夏兰花凋谢了。尽管我有些伤感,但吟诵“无可奈何花落去”“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句子后,心态就渐渐平和起来,期待着夏兰花的再次盛开。

秋冬时节,那钵夏兰依旧以绿来陪伴我,打动我的心灵。我初心不变,无怨无悔地做个“护花使者”,发自内心地感激那钵夏兰。

不出所料,第二年夏天,那钵夏兰开花了,分外妩媚,分外芳香,成了我办公室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照样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对那钵夏兰的感激溢于言表。生活,因为那钵夏兰而过得充实而有趣;心境,也越来越坦然,越来越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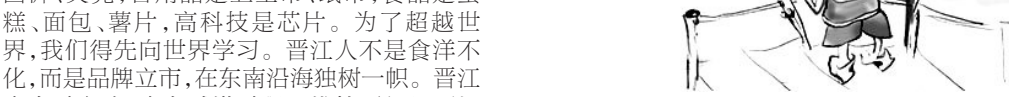
然而,如是美好的花事却在第四年夏天戛然而止,不仅没有花瓣,连花枝也不冒出。怪了,我惊叹不已。自己找原因,请人来找原因,皆不得而知。终究,我想到“夏兰累了,需要歇一歇”“暂不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开放”等理由,心里也就好受些。

不经意间,那钵夏兰的花事已停了三年,我在自我安慰中驱散了心灵的阴霾,走出了迷茫。当然,我对那钵夏兰的期待从没停止过,对它的呵护和感激越来越愈心日情愿。

今夏,喜事来了!那天,我发现那钵夏兰冒出了两株花枝,打起了七个花苞,伴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泥土的滋养,我的精心呵护而次第绽放,只任花事热烈起来,只任满室的芬芳醉人。

面对那钵夏兰,我还能说什么好呢,只有发自肺腑地感激的份了。

行走



黄良

一条蜿蜒官道,拉近了深山老林与山外世界的距离。骡马拉着茶叶、漆器 and 陶瓷等大山里面丰饶物产,爬坡上坎,络绎不绝、艰难曲折地走向刺桐港,成为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最大宗的外销商品。

苏坑驿道,起自福建永春州辖区最西部的大田县,经德化县城到龙浔、三班交界。从师长途贩卖的商人拉帮结伙,在苏坑境内驿站歇脚尖,稍事休息,补充给养,整顿行装;再起程凡七十余里,到达永春州城,辗转将货物运抵泉州府。明朝以后数百年间,作为永春连接大田、德化、泉州的交通大动脉,苏坑驿道是中转站、集散地,是必经之路。

这条驿道路面不过八尺许,不宽敞却通畅。山里雾大雨多,路面湿滑,骡马行人笃笃前进,翻山越岭,虽气喘吁吁但也不勉

强为难,丝毫不影响货物输送。当年修筑官道的老练工匠深谙山区地质形态特征和水文气候特点,预见到了这条官道承载着多少年多少代的责任、山间运送物资时将会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使用“三合土”作为驿道路面的基础营造材料。在水泥被发现并广泛使用之前,“三合土”是中国人发明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材料。苏坑驿道由“三合土”打底,鹅卵石铺面,经久耐用且扛得住重量压迫,路面稍稍凹凸不平,行人车马更不易打滑倒地。闽南一带的人,在明代即懂得使用石灰、陶粉和碎石混合搅拌泥浆,组成“三合土”,用来夯土墙建筑房屋。实践证明,“三合土”夯土墙,经得起风吹雨打。这条驿道选用“三合土”打底,精选鹅卵石铺砌路面,看起来有点儿不计成本。须知古时候生产力不发达,采用混合的“三合土”和河谷中鹅卵石来修路,算得上奢侈,在当年应该轰动一时。古代地方修筑驿道,征召民工徭役出工参与,大多随地取材,以砂土铺陈,一条路嘛能走就行,管不了人仰马乏。其它官道上大都沙尘滚滚,苏坑人为了方便公差旅人,却舍得费心劳力制作“三合土”。苏坑一带毗邻白瓷之都德化,因溢出效应,陶瓷制造技术已日渐成熟,有了一定

产业规模,各窑口陶粉存量不少,加上从泉州海边弄过来的牡蛎蚶壳烧制生石灰,随地可挖的黄红土,炮制“三合土”的原材料取之比较容易。行人革履草鞋踉跄,骡马铁蹄车轮碾压,四五百年过去了,苏坑驿道虽说不能完好如初,依然磨损破坏不大,随着时间流水打磨,路面还愈加光滑可鉴,可见当时工匠过硬技术、超前质量意识。当年的劳碌,泽被后人,至今仍为我们所用。

古道并不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苏坑驿道坚硬如磐,路况依旧清晰,路两旁陋巷纵横交叉,廊桥在其中遮风挡雨,真是叹服先人筚路蓝缕的精神追求。

戴云山余脉绵延不断,撑起了闽中大地的脊梁,山势延续至永春北大门苏坑这一带,海拔仍在五百八十米高度。山高水长,群峰叠嶂,丘陵半坡,雾罩云绕,水气十足,泉甘土赤,适宜柑橘茶树生长。永春苏坑佛手茶,富含咖啡因、多元酚类、脂质、植物色素、维生素、有机酸、氨基酸等多种营养成分,茶汤色泽金黄透亮,香气馥郁悠长,滋味芳醇,沁入肺腑。由北宋以降至明清,一向为茶中佳茗。至民国成名,均被爱茶之人喜好,起了个富有个性的名称——“佛手茶”。品茶时啧啧茶汤,丝丝香气直灌鼻翼,回味无穷。佛手茶与

陶瓷,随同苏坑驿道转运,走出深山,穿越峻岭,几百年来让山外世界的人们品尝到大山深处的馈赠。

苏坑瓷器当年随着瓷帮沿着驿道直通永春州至泉州府城,明代洋埕窑口出产的落款“成化年制”寄托款青花瓷,于整个泉州窑系中皆属上乘佳品。清朝时期,苏坑烧制的瓷器经过制瓷师精心掌控的窑变而与众不同,造型别致,色彩缤纷,产品深得海外客商青睐,十分畅销。1997年泉州文物考古资料记载:西沙群岛出土的佛手纹青花碟盘、牵牛花纹青花碗碟 and 云龙头珠纹青花碗与苏坑嵩安窑遗址考古发现的碗碟、质地造型纹饰完全一致,许多品种的残片相似程度极高。由此可见当时苏坑瓷器远销东南亚地区,盛况空前。

苏坑周遭方圆数十里,满山遍野生态茶园,八千多亩佛手茶,年产茶叶八百多吨,并在逐年稳步增产。当代苏坑工艺瓷器业,主动承接中国瓷都德化的辐射,已建成陶瓷一条街,四方宾客云集……美哉苏坑,福在苏坑,省政府命名的“清新福建”首批气候康养福地,宜居宜业宜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物源地,永春佛手茶的主要产区,苏坑的茶叶瓷器,正沿着“瓷帮古道”连接海上丝绸之路,随时通达五洲。